

17-1834

66606

MA

重編

明儒學案

上冊

國立編譯館出版
正中書局印行

重編者 李心莊

重編

明

儒

學

案

上冊

國立編譯館出版
正中書局印行

重編

宋元
明清

四朝學案

宋元學案

印刷中

明儒學案（上下二冊）

定價十元

清儒學案

重編中

正中書局

總局：重慶中山一路二四二號
分局：全國各大都市

（出售加成附各地規盒辦理）

歡迎函購

重編宋元四朝學案序

宋元
明清

世運有變遷，則學術有演進。學術者所以爲文化建設之範疇也。時代不同，則生活環境亦異，故常需要一種新學術爲之潛移默運，以適合於其新生活環境。但此新學術之產生，若使拋離固有文化的本根，而徒襲取之於外，則欲其發育滋長，亦必甚難。或至於民族生命受其危害，蓋大本不立，則凡可以支持而附益之者，皆將無功之可收也。吾國有史五千年，其間所經變故亦云多矣。然而盛衰剝復，常能撥亂爲治，轉危爲安，至今日猶屹然獨立於世界，則由於本根之未撥。民族生命有所倚託，而得以縣縣不絕也。春秋戰國混亂已甚，而孔孟三聖出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正統思想，金聲玉振，肅肅其仁，淵淵其淵，遂以奠定民族文化之基礎。雖周秦之際異說繁興，迄不足以撼其毫末。且如泰山之有邱垤，河海之有涓流，適足以相資相形而益成其高大。逮夫漢唐國勢之隆，幾無倫比。兩晉江都之請尊儒術，韓昌黎之力肩道統，篤信明辨，後先輝映，是以六朝五代雖割據分裂，綱紀漸於淪亡，然皆不久而成大一統之局。則學術之有中心，隱爲之維繫之故也。汴宋初興，亦稱盛世，不幸河朔變後，社會思想遂動盪而無所依歸。是故晦庵集闢濂洛之大成，爲學術界樹其新幟。宋室既屋，魯齊靜修，草廬師山諸儒相繼致力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洪武復國後，敬軒敬齋之徒始亦撫揚宋學，蔚成風氣。然自權閹篡國，士習衰頹，已非居敬主靜之說可以作中流之砥柱。是故陽明不得不標榜良知，以振作士氣。戴山不得不暢發誠意，以針砭末俗。而滿清一代，雖以制科訓詁使天下英雄盡入彀中，然宋明之學自夏峯、亭林、梨洲、船山、稼書、梓亭以至蒿菴、謝山諸賢，迭有闡述。而清末之革命思想，要宜於此溯其淵源之所自焉。易云：「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。」桑苞雖弱而所繫者重，保其存則不能亡，有其治則不能亂。否所以終泰，蓋在乎此。邇者國步屯遘，衆語靡靡，雖外侮雖亟而國本迄未

勤搖者，實率類。國父之推崇固有文化。總裁繼志述事，既於孔孟思曾之教旨多所發揮，而於宋、元、明、清諸大儒又常擷其學說精華，作為立身處世做人治事之準則。立夫謬誤教部六載於茲，亦每以立國之本為學子告，誠以世運雖屢變，學術雖更新，其大本大原則絕不可以棄棄。然後所襲取於外者，乃適足以助為發育滋長之資。宋明講學，豈無新素質之滲入，但其所堅守者，必此一脈相傳之思想。用是匡扶人心，延續國命，誠所謂可大可久者矣。本部自奉總裁手令重編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學案，歷經討論體例，延聘專家悉心修纂，意在刪繁擷要，以適於今日之用，而結構條理又務為嚴密分明。此外並添撰各家傳授表及各朝學案導言，莫非求便讀者，使所費口力較少，而所獲身心之益較多，不獨藉此以維持吾國之固有文化，抑亦陶鑄後起，啓發初學，俾足以養人生之實行，而永保國脈於無窮之庶也。茲以四朝學案即將陸續付刊，因不辭其固陋，謹泐數言以當息壤云爾。

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吳興 陳立夫

黃氏原序

盈天地者皆心也。變化不測，不能不高殊。心無本體，工夫所至，卽其本體。故窮理者，窮此心之萬殊，非窮萬物之萬殊也。是以古之君子，寧鑿五丁之間道，不假邯鄲之野馬，故其途亦不得不殊。奈何今之君子，必欲出於一途，使美厥靈根者，化爲焦芽絕港。夫先儒之語錄，人人不同，只是印我之心體，變動不居。若執定成局，終是受用不得。此無他，修德而後可講學。今講學而不修德，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？時風愈下，兔園稱儒，實者生之變相。坊人詭計，借名母以行書。誰立兩庭之中正，九品參差，大類釋氏之源流。五宗水火，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閭之市，可哀也！夫義幼遭家難，先師甞由先生，視義如子，扶危定傾，日聞緒言。小子矍矍，夢奠之後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。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。歲己酉，昆陵鄒仲昇來越，著劉子節要。仲昇，先師之高第弟子也。書成，義送之江干。仲昇執手丁寧曰：「今日知先師之學者，惟吾與子兩人，議論不容不歸一，惟於先師言意所在，宜稍爲通融。」義曰：「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，正在於意，豈可不爲發明？」仲昇欲義殺其節要，義終不敢，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，尙有成局之未化也。義爲明儒學案上下，諸先生深淺各得，摩挲互見，要皆功力所至，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。未嘗以博識精神習人糟粕。於是爲之分源別派，使其宗旨歷然。由是而之焉，固衆人之耳目也。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，非敢有所增損其

間。此猶中衢之鱗，後人但持瓦甌釋杓，隨意取之，無有不滿腹者矣。書成於丙辰之後，中州許西山鑒黃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。然鈔本流傳，頗爲好學者所識。往時湯公潛庵有云：「學案宗旨難越，苟善讀之，未始非一貫。」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。壬申七月，一病幾革，文字因緣，一切屏除。仇滄柱都下寓書，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，手錄是書而歎曰：「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，可聽之埋沒乎？」亡何，賈君逝，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。嗟乎！溫公通鑑成，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，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？暫微呻吟口授，兒子百家書之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羲序。

重編明儒學案凡例

一、明儒學案本係黃梨洲先生精心結構之作，久已風行海內。茲爲便利讀者，使其易發心得起見，特爲整理排列，節其篇幅，加以標點，減省繁什，約去三分之一，而原書精要無不具在。

二、本書原爲六十二卷，內容有崇仁、白沙、河東、三原、姚江、浙中、王門、江右、王門、南中、王門、楚中、王門、北方、王門、粵閩、王門、止修、泰州、甘泉、諸儒、東林、蕺山等共十七學案。茲因姚江學案已統編爲一個傳授表，不宜再分地域，遂改爲河東、崇仁、三原、白沙、姚江、泰州、甘泉、止修、諸儒、東林、蕺山共十一學案，計分四十五卷。統名曰重編明儒學案。

三、各案次第，大體仍舊。惟梨洲師事蕺山，爲王學傳人，因謂姚江之學出自蕺山一齋，一齋爲吳康齋門人，遂列崇仁於各案之首，以示尊其所學之意。實則薛文清年輩視康齋稍長，而長於白沙，且三十九年，白沙少於王介菴，亦十二歲。若直崇仁、白沙於河東、三原之前，誠恐讀者於各派起伏先後，有所誤會。茲爲重視學術史期之故，改從年代爲次第，河東居首，崇仁、三原次之，再及白沙、姚江。王心齋直接陽明薪傳，湛若水與陽明同時講學，故姚江之次，泰州、甘泉，而止修學案又居其後。

四、原書各案僅平列諸儒姓名，而未詳其傳授系統。茲特編製傳授表，冠諸各學案之首。凡屬一傳再傳三四傳之門人及家學私淑或講友同志等關係，皆於諸儒傳狀之前，分別注明。

五、諸儒傳狀除籍歷及生卒年日著述種數外，其餘略有刪節。所留事蹟，重在躬行實踐，可爲世法者。若其人與本學案關係非深，而學術事業又無足多述者，則刪其傳，仍列其姓名於傳授表之內。

六、本書仿照提要之例，在卷首特作導言一篇，將明儒源流派別，以及其學說宗旨、時代背景，與其變遷分合義同。

之跡，略爲陳述，使讀者先得一種概念，而後再翻全書，自可迎刃而解。

七、原書所採語錄文集，本已纂要鉤玄，唯其間條數多而言論難者，尚未加以整齊排列，茲特略爲移置，各以類從，如言心性，言理氣，言知行，言戒愼，言已發未發，言天理人欲，言格物誠意等，皆連貫彙列，俾讀者得以集中省覽，而更易明瞭其意義。

八、王陽明傳習錄原本，內分語錄與文錄，而梨洲所採輯，則標爲語錄傳習錄兩種，致將文錄之文混入語錄之內，頗失原例，且陽明與顧東橋書，與蕭文蔚書，與羅整庵書，及與歐陽崇一、周道通、陸元靜各書，皆其一生最精要之言論，以表明其學力所至宗旨所在者，爲研究王學所必讀，梨洲尚未全錄，茲特爲之增補，其有錄中語未

經梨洲採入者，亦綴補數條，並改標爲語錄文錄兩類，以存傳習錄之舊。

九、各大儒嘉言懿行，及其學說中張立教宗旨，凡爲後學所應注意者，茲皆旁加密圈，以醒眉目。

十、原書師說及各傳狀中案語，或近偏斷，或屬譏評，未必全爲定論，茲爲留待讀者自由研究起見，凡其言論屬於主觀者，酌予刪除，仍著錄其餘於本書導言之內。

十一、原書編纂，距今已三百年，時代變更，則後學所需要之研究資料，亦自有異，書中所載儒釋之辨，朱陸之爭，以及攻訐之言，迷信之語，瑣屑之談，或語涉深玄晦澀者，茲均酌予刪除，以歸整潔。

十二、原書自序一文，茲仍并諸卷首，以見梨洲當日編纂明儒學案之經過，及其立意所在。

重編明儒學案導言

(一)

有明一代，文章經濟軍事政治，皆遜於前朝，而理學獨盛。蓋自汴宋以迄南渡，周邵程張朱陸楊呂，大儒輩出，抉遺釋之微，探天人之奧，於性理之學，獨有所發明。關洛濂閩，上追洙泗，淵源深遠，蘭蕙未盡而遽罹國變。有元以域外入主中華，雕蟲之習，流被宇內。士風沮喪，講學未遑。八九十年間，僅得魯齋靜修靜明寶峯草廬諸賢，稍爲振拾，繼承往哲，以待後起。然亦祇持遺緒於不墜已中，原既復，宋學士（濂）首以儒學爲開國文臣，力遜志（孝孺）從學金華，稟絕世之資，任斯文之重，犯難盡節，取義成仁。黃梨洲稱其學有以見性分之大全，故能完天下萬世之責。推崇備至，固有以也。然言節義之重，遜志爲高，若潮道統之傳，則當斷自漚池始。曹月川（端）剛正毅嚴，爲志力行。嘗云：「一誠足以消萬偽，一敬足以儆千邪。」於周程之學，已深契合。又謂：「一人之可以與天地參爲三才者，唯在此心。」「事事於心上做工夫，是入孔門之大路。」斯二語者，實開有明一代心學之先河。僅踰十年，河東（薛瑄）崇仁（吳與弼）相繼蔚起，風教漸廣。三原（王恕）亦相與爲犄角，但尙不出宋學之緒餘。至白沙（陳獻章）姚江（王陽明）泰州（王艮）諸派，各標宗旨，風起雲湧，而心學之盛，遂駕宋元而上之，成爲有明一代學術之特色。餘如湛甘泉之體認天理，李見羅之知止脩身，顧涇陽之源頭當下，劉念臺之誠意慎獨，幾將孔曾思孟所說學理，儘量參證而各盡所欲言。是故明儒學案，言其派別，數僅逾十。而在中國哲學史上，實占有極重要之地位焉。

(二)

高忠憲有云：「除卻聖人全知，一徹俱徹。以下便分兩路：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，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。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。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，百年來是後一路。兩者遞傳之後，各有所弊。」執此語以書分有明一代理學之史期，殆屬可信。蓋自灑池推輪大略之後，明朝學術凡三變成化。以前一百年間（公歷十五世紀），學主於格，以窮理爲體，專言工夫，所謂篤實一流道問學是也。宏治以迄萬曆一百年間（公歷十六世紀），學主於悟，以透性爲宗，專言本體，所謂高明一流尊德性是也。前一百年，河東實爲盟主，三原其附庸而已。後一百年，姚江實執大綱，甘泉（湛若水）其翼轅而已。白沙則可謂爲大轉捩期。前之開山人物言人倫庶物者，崇仁分河東之講席，言靈明知覺者，泰州襲姚江之餘緒。初明中明二期，學風大略如是。至於萬曆以後，迄於明亡（公歷十七世紀），則又厭言本體而重工夫，由高明復轉入篤實一路。但所謂篤實者，與河東崇仁三原又不盡同。東林之徒無不主張問學，且薄白沙而譏陽明。然友朋切劘風期相許，常以澄清海內爲己任。及其見危授命，平日所學悉以歸之忠義氣節。此則時代背景使然，而學術演變之跡，亦可得其大概矣。

文清年輩稍長於康齋，河東之學實繼灑池而起。梨洲編述明儒學案，獨首崇仁兩次河東，並以蕺山劉念臺殿焉。於諸儒之無所屬者，則舍宋學士而首方遜志，其意實別有所在。蓋於康齋之堅苦卓絕遜志之孤憤節烈念臺之端正忠誠心悅誠服，欲藉此以訓後世，箴末俗，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也。康齋之學無所師承，而聞道最早。要其一生成就皆由百般艱苦而來。安貧樂義，自怨自艾，於宋儒所云敬義夾持，誠明兩進，致力無所不至。是故曠然自足有如鳳凰翱翔於千仞之上。嘗得句云：「澹如秋水貧中味，和似春風靜後功。」爲人風格於此可想見之。顧涇陽稱其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，蓋其實也。康齋門下胡敬齋（居仁）婁一齋（諱）二人堪稱頌象。敬齋之學以主敬爲工夫，以端莊整肅威嚴嚴格爲敬之入頭處。一生嚴毅清苦，左繩右矩，每日必立課程，詳書得失以自考。嘗言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，一涉惰慢便至昏瞶。故其律已甚謹，治事甚嚴，稱爲醇正儒者。而一齋則以收放心爲

居敬之門，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旨。蓋於師門已略有轉手。魏莊渠（校）私淑敬齋，雖傳崇仁之學，然另立天根爲宗旨，謂宜從人生而靜，培養根基。與敬齋以敬爲心之主宰一語，頓異其趣。梨洲謂姚江良知之說，發端於一齋，雙江歸寂之旨，實始於莊渠，歎曰：「微康齋焉有後來之盛。」其退河東而進崇仁，殆亦此故。

（三）

吾國南北風土不同，歷來學術文藝，常分爲兩派。文清康齋並世而生，同守宋儒矩矱，乃其風氣傳習，判然不同。康齋倡道小坡，門徒強半籍隸，漸南人思想近於超脫，師門舊說，常不足以限之，故一二傳而宗旨頓變。河東一派，不出關隴汴洛，性情朴厚，習於純謹之風，閻禹錫一生講學，唯就太極圖說通書反覆闡明，不出己意。張自在終身恪守師說，未敢少有踰越。張默齋以五經授徒，祇守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在致知」二語爲的。此皆親炙於文清者也。段容思從禹錫遊，亦只言主敬以致知格物，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，知吾之理即天地之理。容思傳之周小泉，再傳薛思菴，皆謹身守禮而已。思菴傳之呂涇野（補），其時白沙之學已行，良知之說又起，然思菴所講，亦祇及理氣之辨。涇野雖曾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東南講席，然其學仍以格物爲窮理，並主先知而後行。且所謂知者，只從聞見之知，以通於德性之知，不專主於靈覺。其所謂窮理者，亦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，不專主於虛見。蓋其所處之時雖後，而其所守之學不變也。呂槐軒張石谷楊天游皆嘉靖間人，師事涇野，一言一動，咸以爲法，守道不回。天游於華陽山中，祀濂溪及涇野，行止必焚香稟命，其戒服若此。郭慶泉爲槐軒之門人，自少至老，只以持敬爲主。有詩云：「學道全憑敬作籙，須臾離敬道難尋。常從獨木橋邊過，惟願無忘此際心。」梨洲謂當時篤行自好之士，皆歸之呂門。蓋自文清六傳一百三十四年間，學脈始終不變如此。王石渠（恕）視文清稍後，其學從孔孟六經求義理，重禮風義之士，大抵推之事爲之際，以得其心之所安，故隨地有以自見。世稱爲三原學案，而傳者較少，然皆能以氣節著。恕子承裕，墨守主敬爲教，冠婚表祭必率禮而行。馬豁田受學於承裕，又與呂涇野崔後渠交相切劘，

不出於主敬窮理二語。韓邦奇附於石渠之學，然論道體獨取橫渠。梨洲稱其涵養宏深，持守堅定，又一薛敬軒也。則河東三原殆有若分若合之跡存焉。

(四)

白沙本列崇仁門牆，然自謂所得不山鹿齋。蓋於斯道致力二十餘年之久，始則杜門掃室，靜坐冥思，繼則孤嘯浩歌，忘形骸，去心智，自信自樂，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日用，一息萬事，本自圓成，動靜內外大小精粗，一以貫之。由博反約，遂徹乎道體之妙，而極乎自得之深，故能超羣不凡，獨立門戶。其弟子以張東所爲最莫逆，以林緝熙爲最久處，以賀賢聞爲最忠實。東所學主自然，忘己無欲，卽心觀妙，以授聖人之用。白沙每與反覆論列，嘗貽之書曰：「道也者，自我得之，自我言之可也。善求道者求之易，不善求道者求之難。又曰：『大抵由積累而至者，可以言傳也。不由積累而至者，不可以言傳也。』然求道豈真有難易兩途？如果可求之易，孰復肯爲其難？白沙自己所得，亦由積累而來，唯其用力之久，一旦豁然，所以不可以言傳口說耳。靜中養出端倪一語，乃陳門口訣。如何能靜，如何能養，如何能見端倪，不識者謂其高妙處不容淺泊，識者則謂其深造處煞有工夫也。白沙有句云：『莫道金針不傳與，江門風月釣台深。』此卽古詩：『鸞鷟猶王憑君石，莫把金鉞度與人。』之意。所謂大匠與人以規矩，不能使人巧也。白沙天資高邁，孤行獨往，豈學所能至。況是時河東崇仁二派分峙南北，主敬窮理之說方盛行，胡敬齋且指其一齋爲陷於異端，其於白沙自難契合。一時浙贛學者，如黃南山羅一峯章楓山張東白陳克菴張古墟皆墨守宋儒舊說，而享有盛名。白沙驟起南疆，勢頗孤立。故其學局於海隅，所傳未廣，消乎沒世。逕野墟坵，既雄據黃河流域，陽明門人又徧於大江南北，泰州甘泉各樹旗幟，此乃有明中葉理學最盛之時期。白沙轉一傳而不振矣。

(五)

然唐伯元有云：『國朝正儒莫如薛文清，高儒莫如陳白沙，功儒莫如羅文莊。』宋望之亦云：『本期理學，薛陳王

三公開之。」梨洲謂：「有明學者，不失其矩矱者，亦有之，而作聖之功，至白沙而始明，至陽明而始大。」白沙英資絕俗，其足以俯視儕輩，固自有在。然數明代心學影響之大，當以陽明居最。陽明學問見諸事功，宸濠之平，震濬剿野，其教弟子，常於軍政民政百忙之中，隨機啓示。門徒之衆，洵非其他大師所能及。在南中時，先倡知行合一之說，謂知之真切篤實處，即是行，行之明覺精察處，即是知。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及官江右，則專倡致良知宗旨。其言曰：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因其所知而爲善以去惡，是致良知。」又曰：「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，則事物皆得其理。致此理以事父則自孝，致此理以事君則自忠。」此乃合孟子之言良知及大學之言致知而爲之說。故其訓格物不從舊義，獨以格爲正，謂正其不正而事物皆順其理。一物格而後知至者，卽物正而後理得也。一以知爲本體，以致知爲工夫。致良知三字，體用同源，心物俱應。陽明立教主要在於此。梨洲稱其居越以後，所操益純，所得益化，時時知是非，時時無是非，開口卽得本心，更無假借。淡泊於人，但見陽明成功之境，地謂屬於頓悟一路，實其所得，亦由積累而來。陽明自少出入二氏，涉獵甚博，自抗疏後，受廷杖，下詔獄，及謫龍場，逆聞追跡，欲置之死，幸托投水而逃生。既至煙瘴邊區，與蠻貊遊，與蛇蝎居，其困苦艱危，窮乏拂亂，豈尋常人所能受。然由此而勸心忍性，屯蒙之極，而見靈明，枯寂之中，而呈生意，自立功江右，以迨起征思田，所以處事，所以教人，何莫非九死一生中所自得之成果。羅念菴曰：「良知二字，乃陽明先生一生經驗而後得之。致良知之致字，是先生喫緊爲人語，致上見得分明，卽格物之義自具。」此言最得其意。陽明論大學曰：「格物非先，致知非後，格致誠正，非有兩功。修齊平治，非有兩事。」論中庸曰：「中和原是一個，不觀不聞，卽是本體。戒慎恐懼，卽是工夫。」可見姚江之學，合靜存動慎爲一事，並非專主虛靈明覺者。所惜天不假年，指點未密。其生前設教廣大，立語深峻，容納四方學者，多聞提揭過頂之言，未流所至，遂歷久而彌失其真耳。

前編所記真切俱略之，乃獨空立龍谿語，似切近而實渺茫。天泉證道記曰：「心無善而無惡，意無善而無惡，知無善而無惡，物無善而無惡。」四無之說，最爲世所詬病。王龍谿（畿）乃自謂獨得師傳之秘，敢於標榜宗旨，以懲忿窒欲爲下乘，以遷善改過爲妄萌，並謂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，則雖飭身勵行，不足以言天德。唐荆川歎其篤於自信，不爲行迹之防，輕於色荒，不爲淨穢之擇，以是行檢疎失，議者紛至，累及師門，此誠可歎惜也。然姚江一派亦儘有躬行實踐之人，如季彭山以警惕爲宗，黃久菴以良正爲的，黃致齋主寡欲，張浮峯主謹獨，蔣道林主戒慎，聶雙江主歸寂，劉師泉主性命雙修，使學者皆有規矩可循。唐伯元並稱蓮林在楚中學爲國朝第一。何善山謂知過卽是良知，改過卽是本體，陳明水從遷善改過着力，入精微去，方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遺。鄒東廓（守益）且謂聖門只求在規矩，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。人倫庶物，日與吾相接，無一刻離得。故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脫業不肯放過，乃是經綸之道。東廓親炙陽明，其爲學不違宋儒若此。梨洲云：「陽明之沒，不失其傳者，不得不以東廓先生爲宗子也。」鄧定宇於江右諸儒中，則獨取羅念菴（洪先）謂爲王門嫡派，念菴爲學主在收攝保聚，其與龍谿書曰：「操則存，舍則亡，非卽良知而何？」終日談本體，不說工夫，纔說工夫便指爲外道，想陽明復生亦當擯眉。又與緒山書曰：「執事只欲主張良知，便於聖賢幾多疑聚處，盡與掃除。」感傷之懷，見於言表。然龍谿雖懸崖撒手，不可羈勒，其徒如查毅齋、張陽和、萬鹿園、鄧定宇等，反能謹身慎行，不以狂放自高。若王心齋則門徒之衆，過於龍谿，大半高才口給，敢爲無忌憚之言，以風動一世，而泰州一派遂爲狂禪之所歸矣。

（六）

龍谿心齋，世稱二王，而心齋之入王門，較龍谿爲後。雖亦不肯良知之說，然解釋已有不同。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：自然曰學樂，又歸結於明哲保身。曰：「明哲者，良知也；明哲保身者，良知真能也。」以大學所云止於

聖善，即是安身之謂。舉詩「鸛鳴黃鳥，止於丘隅」爲證。又以安身爲立天下之大本，舉易「君子身安而後動，身安而後國家可保也」爲證。故解格物謂即物有本末之物，身與天下國家，一物也。格知身之爲本，而家國天下之爲末，行有不得，皆反求諸己。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。又曰：「聖人以道濟天下，是至尊者道也。人能宏道，是至尊者身也。尊身不尊道，不謂之尊身。尊道不尊身，不謂之尊道。」蓋亦以道徇身，以身徇道之意。唯至王東崖徐波石，立言遂無涯畔。東崖指點明爲良知，謂「良知自能應感，自能約心思而醇酢萬變，不勞一毫勉強，不用一毫計度。自朝至暮，動作施爲，何者非道，只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。凡有用智，皆屬多事。」此言蓋絕聖棄智之流亞也。波石則教人自求自得，謂「天然良知，不待思慮以養之，能聞能見，能孝能弟，無間晨夕，自然昭著，與天地同流。」要之以率性爲教而已。波石一傳而顏山農，再傳而何心隱，近溪三傳而焦澹園楊復所，出言益多，夸大其教學者，謂人人皆是現成聖人。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，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，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。卓吾講心學於白門，全以當下自然，片點後學，開有忠節孝義之人，卻云是做出來的。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。梨洲謂斯語害人不淺。耿天台（定向）因李卓吾鼓倡狂禪，學者驟然從風，心有愛之，遂自揭不容己爲宗，謂心體不容自己處，即是自然天機。人惟反之本心不容己者，即得之。其意殆以匡救時弊，但所謂不容己者，仍不出於自然本體，並未指出實地工夫，則亦五十步與百步之異耳。天台與心隱近溪爲學侶，近溪之學，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，以天地萬物同體微形骸忘物我爲大。嘗告門徒，但渾身視聽言動，都且信任天機自然，久之則天自爲主，人自聽命，所謂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」是也。楊復所則謂「明德本體，人人所同，其氣稟拘他不得，物欲蔽他不得，無工夫可做，只要自識之而已。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，便是聖人之道。」焦澹園且以佛學即是聖學，舉明道關佛之語，皆一一細之。梨洲歎近溪得祖師禪之精，周海門棒喝爲宗門作用，陶石簣提倡宗風，盛於東浙，使人垂富貴而輕名節，誠痛乎其言之也。當時唯許敬菴學主實修，與東崖近溪定宇諸人，常有論正。蓋自心齋以迄復所，石簣流傳將近百年。

入。神愈深，去俗愈遠。梨湖曰：學非陽明者，然於其後起，亦不能無間言。

(七)

常姚江之學盛行時，與之對峙者，海內尙有二派：其一爲羅整菴（欽順），其一爲湛甘泉（若水）。整菴甘泉，壽皆期頤，生在陽明之前，歿在陽明之後，可稱勁敵。羅王尤不相契。整菴以主敬爲學，曰：「性命之妙，理一分殊而已。此理在心目間，由本而知末，萬象紛紜而不亂，自末而歸本，一言湛寂而無餘。」其解人心道心，則以道心爲性，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，指已發而言。且云：於此見得分明，則無往而不合。跡其一牛所與陽明辯論，不下數千言。大意謂陽明只求之心而失之物，然梨湖則謂整菴舍心言性而未嘗見性，惟其於佛學研之甚深，亦辨之爲獨透耳。陽明一生罕言及整菴，但於甘泉則屢有討論。甘泉出自白沙之門，雖另立宗旨，實則體認天理一語，白沙亦曾道及。唯甘泉以立志銷磨習心體認天理三者並舉，謂體認天理爲培本根，銷磨習心爲去害草，立志則其生意也。習作心性圖說，謂心也者，包乎天地萬物之外，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。幾陽明之致良知於事物，物不爲心，陽明之訓格爲正，不免徒求正於心。蓋亦猶之整菴之譏陽明也。然陽明則謂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，近於襲義而取。洪覺山乃言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，非隨物以求理，乃卽物以見心。是時王、湛門人互相從違，故多爲調停之說。謂良知卽天理也，體認天理卽致良知也。呂中石在漢門最得其傳，亦以爲天理良知本同宗旨。與何吉陽從事疏濬兩家之學，同有力焉。唐一庵師事甘泉，而心儀王學，兩存合窺卒標討。眞心三字以爲學的，作眞心圖說，謂一眞心是人實有之心，乃天地牛人之根柢。於其生而思所以求之者，是討也。一然其心與良知，不幾皆同而稱異耶？湛羅沒後，李見羅又獨出手眼，諄諄以止修二字說教立科，期以壓倒前賢。然梨湖曰：「止修兩字，東瞻西顧，畢竟多下脚面。若單以知止爲宗，則謂知歸止，與孟、江之歸寂一也。先生恐其歸於靜寂，故實之以修身。若單以修身爲宗，則形爲天性，先生恐其出於矯揉，故主之以知止。其實先生之學，以止爲存養，以修爲省察，不